

铁血
tiexue.net

真正的勇者，必是不露锋芒

狼烟

深处

LANGYANSHENCHU

一个最好的战士应有的结局就是在最后的战斗中，
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看到胜利的旗帜升起！

九月★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铁血
LIEXUE.NET

真正的勇者，必是不露锋芒

狼烟 深处

LANGYANSHENCHU

九月★作品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狼烟深处 / 九月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80680-671-5

I.狼… II.九…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78892 号

狼烟深处

著者 九月
出版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长 李丽玮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规格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20 印张 300000 字
版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680-671-5
定价 31.80 元
地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若印装质量发现问题,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狼烟



目录 CONTENTS

上部 初露锋芒

引子 ·001·

第一章 ·003·

气象中心

第二章 ·010·

见习特工

第三章 ·018·

风云突变

第四章 ·025·

度假区的枪声

第五章 ·034·

亡命苍狼

第六章 ·039·

男人的眼泪

第七章 ·048·

澜沧江之魂

第八章 ·055·

未雨绸缪

第九章 ·064·

泣血落人谷

第十章 ·072·

活着比死去更需要勇气

第十一章 ·078·

隶益

第十二章 ·087·

谍影

第十三章 ·097·

918工程

第十四章 ·104·

孽债

第十五章 ·112·

时氏家族

第十六章 ·120·

虎口

第十七章 ·126·

初现端倪

第十八章 ·135·

王牌

第十九章 ·144·

英雄



目录 CONTENTS

第三十章	· 241 ·
僵局	
第三十一章	· 250 ·
天花板上的吊灯	
第三十二章	· 259 ·
变故	

下部 血染海疆

第三十三章	· 265 ·
局长的决断	
第三十四章	· 270 ·
手提箱	
第三十五章	· 281 ·
罪人	
第三十六章	· 293 ·
再见，肖杨	
第三十七章	· 303 ·
周成武	
第三十八章	· 309 ·
精英	
尾声	· 315 ·

中部 举步维坚

第二十章	· 151 ·
红叶	
第二十一章	· 163 ·
上路	
第二十二章	· 176 ·
K9 吧	
第二十三章	· 187 ·
1024 特别行动小组	
第二十四章	· 193 ·
欲擒故纵	
第二十五章	· 200 ·
做戏	
第二十六章	· 210 ·
蓝色装备	
第二十七章	· 215 ·
光盘	
第二十八章	· 223 ·
魔头复出	
第二十九章	· 233 ·
生与死的距离	

引子

当最后一架歼 10 舰载型战斗机在它伴随了二十年的航母上空盘旋三圈，恋恋不舍地飞往某初级航空学校，正式退出海军航空兵现役部队序列时，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时刻的总参谋部直属某通信团团团长林玲上校在报告文学《少校同志》中如是写道：

时过境迁，我已很难用贴切的语言描述二十年前中国第一艘航母下水时的景况，只隐隐见到今天的码头上，那个清瘦的身影又出现在挥舞着鲜花与彩带的参观群众中，他仍然没有穿军装，只是模样又变了，再没有人能认出他来。其实，一直以来就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

当我还是 XX 二部 K 局机要处 1749 号机房里的通信兵时，姑娘们常常在值班参谋偶尔离开的短暂时间里悄悄地谈论同样的话题：仓鼠是谁？听声音，他好像只比我们大两三岁。嗨，已经是少校啦！当时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他的军衔要比同资历的其他人高得多。

有一天，电话里再也没有仓鼠的声音。有人说，他牺牲了；也有人说，他只是转业走了。机房被授予荣誉称号并获准登上第一艘航母参加下水仪式时，我突然看到了他。他远远地站在码头上，和所有心情激动的群众一样热泪盈



眶，没有穿军装，也不比旁人显现，我从未见过他，更没有人告诉我他是仓鼠。但是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他就是仓鼠。

今天，我已是上校通信团长，正站在这艘已有二十年军龄的航母上迎接中国第二代舰载机上舰，当年的K局大校局长、如今的王达明中将才对我说，“林玲，还记得仓鼠吗？他就在那里。”

是他！没错，果然是他！XX二部K局外勤处“仓鼠”少校！

我没有在他曾经的职务头衔上加上“原”字，因为将军没有告诉我，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什么军衔，在什么部门。这些已经不重要了。

他永远是少校，开始是，最后也是——这个身份已经定格在那个时空，没有人能抹去，正如同当年，没有人能够阻止第一艘航母顺利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序列。

少校同志，即使没有太多的人知道你的名字，但我仍然能够从人群中找到你，记住你。

因为，我就站在这艘航母上。

第一章

气象中心

中亚 T 国境内，上海合作组织驻 T 国联合空军基地。

拂晓，天地间混沌不清，荒原风沙呜咽不止，当积雨云层中挤出些许微薄晨曦时，刚刚换岗走下哨塔的哨兵松开紧绷了一夜的腰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粗犷的空气中夹带着难得的湿重气息，隐隐预示短暂的雨季即将到来。倏地，地表发生了微弱却密集的颤动，哨兵骇然驻足，继而，东南方传来混乱的爆炸声，在人烟稀少的荒漠腹地，距这座机场约六公里以外有一处气象中心——只有在这样的距离上，地表震荡波与声波的传播速度的差距才会如此明显。

哨兵向最近的警报启动器方向奔去，一边大声疾呼：“气象中心！”

夜空旋即被凄厉的警报声所惊醒，空气顿时破碎了。探照灯雪亮的光束四处穿梭，两种肤色的武装人员由各处营房涌出，虽然远处的枪声不断传来，官兵们依然有条不紊地冲向指定的空地紧急集合。一架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俄制米—28 武装直升机浑身一颤，吃力地甩动硕长的旋翼，在趋渐平移的引擎声中，终于鼓足了劲抬起武装到牙齿的浑然躯体，一阵沉声低吼，旋即扎进惊惶不安的天空。

半个小时后，作战指挥中心大厅在紧张而有序的沉默中忙碌着。

“报告！”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闯进来。

这一名身高一米九的俄军上尉，手上还提着一支 AN94 式自动步枪，头盔上的喉带刚刚解下，显然是从事发前沿回来的。

作战态势推演图前，正站着一名黄色皮肤的陆军少将，正是基地第一副司令、中方部队最高指挥官郑少均少将，他侧过身来只看了一眼，又将目光移回墙上。担任基地参谋长的一名俄空军大校从总调度台里站起来，目光凝重。

上尉立正道：“据初步侦察，遭到攻击的是气象中心，两处外围哨所被炸毁，中心塔楼受过中口径弹药轰击，疑似单兵火箭弹，暂未发现袭击者行踪。赶来支援的T国友军配合基地警备部队控制了现场，正在调查事发原因。报告完毕，伞兵连副连长科伊拉维斯夫上尉。”说罢，遂转身离去。

参谋长寻思片刻，向通信调度台下达命令：“迅速通知上合组织各成员国驻基地联络官、观察员，召集基地各团级以上单位主官，20分钟后召开紧急会议；即时启用直达T国国防部的专用热线，以备使用。”他走到郑少均身边，用中文颇为流利地建议道：“将军，我认为有必要检查一下C331通讯干线的中转主机，各成员国元首热线是从那里过的。”

郑少均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地图，捏着标杆的手动了动，操着一口纯正的俄语说道：“让机要通信处派个技术员去看看。现在情况尚不明朗，要安排武装人员随行护卫。你亲自与在莫斯科开会的图维拉夫将军通话，汇报这里的情况。”

“是。”参谋长提起电话机接通机要通信处。

线路那头很快传回声音：“这里是机要通信处，请首长指示，值班员庭车常中尉。”用的是英语，不甚流畅，但吐字清晰、不急不躁。在这个多国联合基地里，英语是指定通用语言。

“派技术员带上仪器去检查C331，要带警卫，注意安全。”参谋长已改用英语。

“您是说‘七国元首热线’的交换机？难道……”

“执行命令。”

“是。”

接到指挥中心的命令时，机要通信处值班室里只有我和一名非现役文职工程师在。外面的气氛似乎已有所缓和，楼道里，野战靴与地板的碰撞声也不再那么频繁。

我把值班记录册交给工程师，到武器柜里取了一支95式短枪管型突击步枪，背起检测仪器包正要出门，工程师一把拉住我：“我是技术员，我去吧。”

“这得有人守着，让你去我就得上军法处。”我为难地回答，安慰他道，“放心吧，虽然我是内勤人员，但老本行就是做技术。”

我掂了掂手中的短突击步枪，安抚着不安的神经，下楼到警卫营中国连里

调了两名战士便驱车前往指定地点。

天穹晦涩，尘沙盘旋不止，随着后视镜里景物飞速倒退，能见度越来越差，电子表显示的地方时间是：2月26日7时2分。

吉普车循着地图驶出约两千米外，我下车取出仪器包里的传感器，向其指示的方向走去，很快便确认了C331交换机的位置，松开短突击步枪的背带，扒开沙土找到交换机的接口，摆开仪器。两名随行的战士随即散开，担负外围警戒。交换机深埋在地下，长期处于关机状态，激活它还需要几分钟时间。

我缓了一口气，握紧挎在腋下的枪，直起腰来环视四周。

几米开外的沙丘上，身材高大的二级士官正一手将带微光瞄准镜的95式突击步枪搭在腰上，另一手举着望远镜，观察四周的动静。警卫营的中方官兵大多来自兰州军区快速反应部队或驻新疆的武警机动师，不少人参加过处突任务，作战素质过硬，实战经验丰富。

“口令！”一声叱喝，说时迟那时快，“啪”的一声枪响，士官扑通倒下。一直侍立于我身后的上等兵顺势扑倒我，大喊“趴下！”

阴暗而纷乱的视野里，枪焰喷射处，隐隐见到两条人影，倾泻如注的枪声纷至沓来。士官中弹倒地后，仍不停地扣动扳机，近乎癫狂地发射子弹。上等兵滚到一边去：“我去支援班长！”便怀抱95式班用机枪，猫腰向士官的方向奔去。我清醒过来，一边扯下肩上的步话机向基地报告方位，一边跟上。

这是我第一次瞄准活生生的目标，脑海里空白一片，只知道对准枪口，死死地按压着扳机，心脏就像枪膛里的枪机一样激烈地跳动。换上第三个弹匣时，呜呜作响的风中带着一个微弱的声音传入耳中：“他们……跑了。”

我停止毫无作用的发泄式射击，眺眼望去，哪里还有袭击者的踪影？上等兵正在给受伤的士官包扎受伤的手臂，准确地说，那已经是一支勉强连在一起的断臂——我看着它，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上等兵娴熟地用便携式单兵铲和应急绷带将士官的手臂固定起来，喘着粗气对我说：“庭参谋，怎么办？”

脑海里电光火石般闪过一个念头：C331是基地机密！袭击者是早已潜伏于此，断然不是为了打冷枪，而是侦察机密设施，伺机破坏。他们枪法精湛并处于上风却匆匆逃去，一定是发现了C331！

我伸手探到士官的腰间摸出一颗求救烟幕弹，表达了自己的决定：“援军马上就到。兄弟保重。”

“走！”我拉出一股浓重的烟雾，将烟幕弹放在士官的身边，向一直没有熄火的吉普车跑去。上等兵没有太多的迟疑，很快跟上来，只回身望了受伤的班长一眼，便钻进车里。

荒原广际无边，风声冷寂。离合器切换时的微微颤动经由下身传导到脑袋，令人焦躁不安。追出几百米后，才看到人影。逃敌似乎已经听到了车声，突然分开向不同的方向奔跑。

我问道：“看得见谁拿着长枪吗？”

“左边那个。”

“有可能是狙击手，我们先追他，你向右边那个开枪。”我点亮一直没有打开的车灯，换上四挡，盘过方向盘。上等兵搭在车门上，不紧不慢地扣出几个点射。

离前方逃敌已经越来越近了，眼看着已经不可能打中另一名逃敌，上等兵已改变了射击目标，我低下头狠命踩足油门。前方逃敌突然停下来，趴进沙里。上等兵从车内取了一枚枪榴弹，“噗”的一声，一闪而过的火光中，榴弹旋即掠向敌人。

“他姐姐的——着啦！”鼓噪的引擎声中传来上等兵兴奋的叫喊。

飞沙走石，依稀见到逃敌晃着身子站起来，丢开了枪，手中拿着什么东西。我推开车门，径直上前补射了几枪，直到那具身体像失去重心般倒下。抵近一看，他僵硬的手掌边摆着一枚未来得及按下火帽的手雷，胸口上竟露出几个鸡蛋大的血窟窿。

我吐出一堆污垢不堪的东西，两脚瘫软：“把……把人扔上车。另外一个要活的。”

“行，另一个要活的。”

上等兵拎起那具血肉模糊的躯体，连同一支步枪，一齐扔进车里。我挪动身体，艰难地回到车上，趴在方向盘上吸了几口气，半晌才回过神来。

“里面只有三发弹。”

上等兵简单地查验缴获的步枪，递过来，是一支俄制SVD半自动狙击步枪，枪身上还在滴着不知为何物的黏糊状胶体。我扭过脸去，踩下离合器。

米-28攻击直升机的引擎声近了，雪亮的探照灯光偶尔刺进眼里，更多的则是在地面上四处扫荡，显然没有锁定最后一名逃敌的方位。

上等兵冲车载无线电吼道：“别照这里，在9点，我的9点方向！”

空中的探照灯旋即晃开，拉伸，搜索，终于锁定了目标：逃敌像受惊的兔子，在荒漠中左突右闪，时隐时现。

“这些人是亡命徒，活的怕是要不成了。”我指着车外地形颇高处，那里射界良好：“前方山坡离他多远？”

上等兵竖起大拇指进行两次目测，十拿九稳地回答：“二百左右，风速不

高。”

我提起狙击枪下了车。瞄准镜的视野内，逃敌手持 MP5 冲锋枪，被警卫的 95 式打得四处闪避，循着不规则的规避路线不断奔跑。我对打运动物体并没有信心，但眼前的情形已不容我多想，慢慢地调节呼吸，紧紧咬住……猎物突然定住，似乎已被上等兵的 95 式突击步枪扫中，我扣动了扳机。一下、两下……第三发子弹结结实实地钻进了目标的身体——虽然光线很暗，我仍然能够感受得到那是何等的残酷。

望着空中盘旋的直升机，我忍住来自内脏的痉挛，伸出大拇指：“好枪法！”

上等兵心直口快道：“被咱班长骂出来的。”

我不禁莞尔，耳际间回荡着阵阵趋近的直升机引擎声，怅然远眺，荒原已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

两天后，中餐厅里的宽屏电视正播放着国内的新闻。

“新春佳节之际，哈尔滨市冰雕艺术展首现历史上最大冰雕作品，该作品高达……下面播报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恐怖主义行为，并将按照上海合作组织相关程序启动联合紧急反恐机制，调查事件真相。同时，我们将在经得 T 国政府同意及上海合作组织的紧急磋商后，迅速采取行动，向恐怖分子出击，以维护中亚局势稳定与我国安全。’外交部发言人还对中俄驻 J 国空军基地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还对遇难者家属及受伤人员进行了慰问。”

“塔斯社一则短讯称：T 国政府军与上合组织驻 J 国联合空军基地警备部队已经控制了事发现场，伤亡情况不详，昨日，俄驻 T 国永久性军事基地已派出部队进驻联合基地，加强重要设施的守备力量……”

“美斯特邦威，炫出青春，靓出自信……现在播报新闻，M 国总统对上合组织联合空军基地遇袭事件表示关注……”

机要通信处处长王飞云上校扒完最后一口饭，整理一下军帽和制服，对我说：“小子，几点了？”

我回答道：“还差 5 分钟开会。”

“开完会我回处里给你庆功。材料已经报上去，少说也有个三等功吧。”

王飞云上校那高大魁梧的身体直立而起，步伐稳健地穿过秩序井然的大厅。我背着一台印有“机要专用”标识的笔记本电脑尾随其后。

我叫庭车常，壮族，今年 24 岁，刚从地方高校电信工程专业毕业不久，



参军后并未从事过本专业工作。起初是总装备部驻闽某电子研究所后勤保障处的副连职协理员，专业技术中尉军衔，前不久被所里选派为第四批赴中亚轮换人员，在基地机要通信处从事内勤工作。

对于这里的一切，我的了解不多。

在人手一本的中俄双语版《基地现役人员知识手册》中，这座空军基地距T国首都约五十公里，距俄方原按独联体相关协议建立的永久性军事基地逾二百里，它是依据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反对“三股势力”联合反恐恐怖机制的一系列协定建立的，各成员国均有使用权，平时由中俄两国派出人员驻守，担负日常管理与警备任务。俄方驻军属于常驻编制，由其永久性军事基地派出；我方驻军则是轮换制。基地里除了中国人、俄国人，还有来自上海合作组织各正式成员国的联络官和轮训人员，通用语言是英语和俄语。在“2·26”事件中，遇袭的是隶属于联合基地又单独设在外围的气象中心，那里也有中国人。

我不清楚气象中心到底是做什么的，很奇怪，气象中心作为普通的正团级单位，其主官却是低职高配的正师职大校。这位首长我见过几次：姓王，四十出头的样子，这么年轻的正师职干部即便在国内也是凤毛麟角；长相平平，毫无气质可言，如果脱下校官制服扔在兵营里一定会让人误认为他只是空军地勤部队里的资深技师。他每个月都要来基地总部一趟，总是先到机要通信处坐一会儿，跟处长王飞云上校很谈得来，还喜欢跟我拉几句家常。其实，早在一年前，市武装部冬季征兵工作小组进驻学校时，我就见过他。当时他的肩章上只有二杠一星，阶级并不高，很不起眼，即便如此我仍然能够肯定他们是同一个人。

今天下午的紧急事态部署会议，他也参加了，坐在王飞云处长的旁边，一言不发，仿佛被人们遗忘已久。

参加会议的有T国总统特使及军方代表、上合组织各成员国联络官、基地各直属机构主官，都是校级以上高级军官。我能够进入这个会场实属偶然。昨天夜里，警卫营有人擦枪走火，处里值班的王参谋过于紧张，当场晕倒，第二天便被撤职，处长临时决定让我接替王参谋的工作。我不明白处长为什么放着这么多机要参谋不要，偏偏让我一个整天同仪器打交道、地方高校学生出身的技术员顶替这个位置。

会议的气氛很沉重。

刚从莫斯科赶回来的基地司令图维拉夫少将音调沉缓，面色肃穆：“伤亡情况已经得到确认，当夜轮值警戒的中国友军在这起恐怖袭击事件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其中气象中心牺牲5人，负伤3人，本部警卫营在护送技术人员检查C331时牺牲1名，但是也击毙了两名匪徒，有效地

制止了恐怖分子企图利用组织成员国元首热线作乱的阴谋活动。在此，我代表上海合作组织反对‘三股势力’联合指挥部，代表驻T国联合空军基地，向中国同志表示感谢与慰问，让我们默哀一分钟，悼念在此事件中牺牲的勇士们。”

全场肃然，身着不同制服、佩戴不同军阶标识的军人都站了起来，立正默哀。

时光仿佛在这一时刻凝固了，窗外机场上隐隐传来一阵阵直升机引擎的启动声，直到巨大的声场湮没了此处。

良久，凝固已久的空气恢复了常态，T国总统特使移步走向前台，悲愤地说道：“声称对此负责的是‘泛突圣战组织’，这股东突势力近年来联合了几股政见相似的力量悄然坐大，背后有强大的财团和更为隐秘的力量支撑。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和情报部门提供的线索，该组织在我国已有相对严密的潜伏机构。我可以坦率地向各位公布我国情报部门最新掌握的一条信息：这次袭击是政府军中一小撮被重金收买的军队败类发动的……不是寻常的恐怖主义！他们已经渗透到了一个主权国家的武装力量内部，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总统让我转告在座的各位，我国政府绝不会容忍恐怖组织为所欲为，内务部队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将在上合组织近期达成的联合行动框架内随时作出应有的反应。”

T国军方代表从主席台里站起来，打开手中的文案：“据最新情报表明，‘泛突圣战组织’于一年前就开始积极向周边各国军方、要害部门渗透，估计参与此次袭击的有十儿人，三枚RPG火箭弹命中气象中心大楼。事后，某部向上级报告称，有十余位特种作战人员及大量装备失踪。现在，他们必然还在策划并准备着更大的行动，我想，他们已经开始了。”

在我的左前方，主席台中方代表的座位上，基地副司令郑少钧少将一如往日的平静，他的视线正投向山峦叠嶂之处。

地平线平静而安详，没有一丝惶恐的征兆，在夜幕中悄然逝去。六名不被我所熟识的中国军人长眠于此。或许他们中有的人连敌人的面都没见过，没开过一枪，就倒下了，只留下普通的名字。

第二章 见习特工

会议结束后，我整理完录音资料准备离开会议室，处长拉住我说：“庆功会先放一放。你以前见过王达明？”

“王达明？”我很诧异。

处长提示道：“经常跑来骗我烟抽的那个气象中心主任。”

“啊？”

处长拉下脸来“啊什么啊，又没人偷听。你小子的警惕性也太高了点吧？”

“是见过。他来过我们学校招兵，跟市武装部来的。姓刘，中校——当时……”

“你小子挺憋得住。去吧。他要见你。”

“啊？”

“啊什么啊，什么时候改得掉你的学生脾气！去三楼情报处办公室，悠着点。”

说罢，处长露出诡异的笑容离开。我如坠雾中，挪动身体上了三楼，脑海里一直徘徊着最后一句话——“悠着点。”

司令部情报处，一间没有任何特异之处的普通办公室。王达明大校还是往日的姿态，坐在椅子上，总有想不完的心事。

他看了我一会，以寒暄的口吻问道：“知道你为什么能来这里吗？”

我很不自然地迎着他的目光，机械似的回答：“如果有重要的任务下达，

那是因为组织信任我。请首长指示！”

“先看看，一个字都别漏下，什么也别问，看懂了就好好考虑半个小时，我等着。”他随手拿出几份文件放在我面前，郑重地说道：“不签不会对你目前的发展有任何影响，这些文件将会化成灰烬，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签了，则会有许多无法预料的事件发生，你要做好准备。”

“是。”

直到此时，我才明白处长此前为什么要让我“憋着点”，因为摆在我面前的几份文件的标头赫然印着红色的“绝密”二字，触目惊心。这是我此生中第一次在正式的文档中接触到这两个字。我无法准确估量它们的真正意义，但很清楚那是怎样的分量。

我没有漏下一个字眼，握起一支黑色中性笔时，眼前掠过了父母的音容笑貌，那声声呼唤在耳际间久久回荡……不知过了多久，我低下头，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他收起文件，正视我道：“半个小时还没到。不过签字时手没有发抖，说明你没把它当儿戏，决定是慎重的，态度是严肃的。欢迎你，XX二部K局外勤处见习参谋，庭车常同志。”

“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此刻的心情，在平时，这样的头衔只有在电视里才会看到，如今却砸到了我身上。

他正襟危坐：“有话就问吧。”

“请容许我问一个问题。以我的能力和资历，是不太可能调到中亚的。”

“你并不在轮换人员名单上，在研究所的档案里，你现在正在住院，患的是慢性胃炎，有十几年的病史。这事只有你们所长知道。”

对于他的解释，我只能用震惊个这词来形容。我突然明白，两个月前素未谋面的所长为什么会突然接见我，为什么第二天就有紧急通知让我直接到机场，连电话都不让打……尤其令人骇然的是，我确实有十几年病史的慢性胃炎，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他示意我坐下，淡淡地说：“从你参军的那一天开始，我就掌握着你的一举一动。在地方高校你是学计算机出身，毕业前还考取了系统分析师资格，进研究所做的却是勤杂工作，到了中亚工作更杂，有内勤、物流、机要，还偶然性地参与并指挥那次追击行动，你从来不问为什么每到一个单位做的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工作，从来都是尽职尽责。这一切都是我的安排。你的考察期原本是一年，但半年来特别是在‘2·26’事件中的表现说服我提前会见你。刚开始你确实是个新手，也有反应迟钝的时候，但能够很快地权衡利害关系，作出准确的行动，最终保住了军事机密。平心而论，你目前具备的能力和素质在所有

的候选人中都不是最好的，我更看重的是，你的环境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

“您真是那位面试我的姓刘的‘市武装部官员’？”我再次求证此前的推断。

王达明点头默认，继续说道：“你已经通过组织程序上的考察，见习期内如果不出什么问题，一年后就转正。这件事你不要对任何人说，即便是回了国见到你们所长，也要保持默契。”

我微微一怔，下意识地回答：“是！”

“你不是军校科班出身，参军的时间也不长，甚至还没有入党，既未立过太大的功劳，更没有特别出色之处，这样的背景很适合做外线工作。你别问见习期内会有什么样的考验，你只需要知道两个字——命令。”

“是。”

“我吸收你进来也不是让你来做技术。外勤处的每一名成员都需要某种掩护，你的技术出身就是你的掩护。”

“明白。”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自己将会是一名特务。事情来得太突然，却又仿佛早已潜藏在我体内多年，直到时空吻合时才让一个貌不惊人的中年人付诸于事实。这个感觉实在很奇妙。

“在中亚，你仍然还是机要通信处里的内勤参谋；回国后，组织关系仍然在福建研究所，只有所长知道你在XX二部K局见习的经历。还有一些东西你必须在这里看完，然后烂在肚子里。你目前还是见习人员，所以除了这些，不要问太多。”

“明白。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该问的不问。”

翻开厚厚的资料，都是需要烂记于心的内容：表面上的“气象中心”其实是上海合作组织各成员国的情报共享联络站，今年的轮值主官是中国的王达明大校。我在联合基地工作了两个多月，竟不知道“气象中心”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3月11日，“2·26事件”发生后的第十五天。

每周一、三、五，我被安排在俄军伞兵连中进行军事素质加强训练，周二、四、六仍在机要通信处打杂，譬如维护计算机、检查线路、偶尔客串机要工作等等。教官是曾经参加过车臣战争的科伊拉维斯夫上尉。他一有空就哼几句“给我一杯忘情水”或者“要嫁就嫁普京”，喜欢奥黛丽赫本式的美女，有四分之一的中国血统，一口流利的汉语中夹着东北腔，骂人时总要冒出一句汉语：“机——枪！”

科伊拉维斯夫上尉教我熟悉并运用各种常见枪械。他听说在那次追击行动中我用SVD狙击步枪开了第三枪才击中目标，便变本加厉地拿出美制M21狙